

# 论杜威对传统政治哲学的 两大改造\*

郑国玉

**【提要】**杜威政治哲学的根本意图在于探索一条从传统哲学所忽视的生活层面上来建构哲学之可能性途径。杜威认为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即个人当以何种方式去形成社会这一问题,是伪问题。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何种社会或何种联合方式能够体现出其属人的特性,能够使个人的各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杜威不仅强调民主社会应该创造各种条件使个人的潜力得到尽可能全面的发挥,而且强调要相信个人具有参与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经验 and 理智水平的能力。

**【关键词】**杜威 政治哲学 二元论 生活 社会 民主

**【中图分类号】**B71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4)04—0023—06

## 一、杜威对传统政治哲学核心问题的重构

杜威认为,若我们认真深入地考察和研究各种传统政治哲学,会发现其中很多困扰我们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个体的意义、群体的作用、个人应该以何种正当方式形成彼此合作等,最终都归因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我们必须解决的最初和最终的问题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无论是关于个人还是关于社会的概念,二者都不可救药地模棱两可……”。<sup>①</sup>杜威把这一问题看作是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因此他重构传统政治哲学的工作,就是从重新诠释和建构二者的关系着手的。杜威认为,上述若干传统政治哲学中困扰性问题的产生,其根源在于个人与社会之间二元对立这样一个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性预设。这是一种理论

性的思维方式,是基于概念的设定而不是出自对事实本身的考察,因而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含糊性、抽象性和人为性的特征,由此前提和思维方式衍生出来的最为荒谬的问题莫过于:个人究竟应以何种方式形成颇有成效的社会团体或组织?这一问题的理论基点即把个人视为既定的、孤立的、完全自足的“原子式个人主义”。

按照这种逻辑,单个的个人是以某种孤立自足的存在方式同他人结合,共同构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即社会之所以存在是源于某种外在的必要性而形成的人为的集合体。因此,个人与

\* 20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杜威研究与《杜威全集》翻译”(12&ZD1235)的阶段性成果。

① John 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The Later Works*, Vol. 2. Illinoi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351.

社会从根本上来说是相互对立的，社会对个人并不具有一种内在的影响力，不能从根本上塑造个人的性格、气质、习惯等。杜威援引了英国传统政治哲学家 J. S. 密尔的观点：“社会现象的法则是且只能是人类在某种社会状态中互相联合的感情与行为的法则。然而，人在任何一种社会状态下依然是人，他们的感情与行为仍然遵从个体的人类本性。”<sup>①</sup> 从这段表述中我们看出，“原子式个人主义”是将现实的个人身上必然包含着特定社会与文化之影响因素活生生地剥离，只剩下某种抽象的普遍的所谓“人类本性”，然后又设想在此基础上构成所谓的“社会”。

如此一来，非但个人不具有真实性，社会概念事实上也不具有其本然的真实内涵，而且体现社会价值的机制与组织方式等也常常变成对固有观念的遵循，体现不出某种特定群体之真实的共同需求，个人与社会也因而相互分离和对立，这种对立实际上是传统二元论哲学在社会政治领域内的表现方式，体现了传统哲学抽象与独断的特质。

在杜威看来，个人天生是一种社会动物，是特定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科学艺术的产物，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绝非抽象的原子式的个人。因为每个人都脱不了社会性，他必须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每个人都由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交织而成，他不是“旁观者”，而是一个“参与者”，各种不同的社会团体或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必然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即个人性本身必然包含着社会性，包含着个人对公共利益的欣赏以及对社会责任的理解等。由此，杜威指出，所谓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和矛盾，其实是来自个人在不同的社会团体或组织中扮演的不同角色，这些角色所代表的不同团体或组织由于各自的利益不同而相互对立或冲突，但却被误认为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正是出于这种误解，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便突出地表现为如何协调和解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并进而建立起真正有效的社会群体或组织。

在杜威看来，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根本不是个人应以何种方式去构成社会团体或组织，而是何种生命行为的联合方式即社会真正具有

人性的特质。杜威强调，联合行为乃是所有有机生命的活动方式，也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生存方式。这种联合性表现在多种层次和各个方面，其中最基本的表现便是有机生命同周围环境以及其他生命之间彼此协调、水乳交融的共存关系。显然，杜威是要告诉人们，生命不仅仅是生存在特定的环境之中，并且是通过环境获得生长与发展，而自身亦是环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据此，杜威指出传统政治哲学所谓“原子式”的孤立个体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假设定，缺乏源于生命活动自身的依据，因而从现实性的角度看来是无意义的。于是，杜威对传统意义上的个人之特性重新作出了诠释：“任何个人都是某种联合方式的一个方面……我们特别强调的杰出个人也是受其与他人关系之影响并予以规定的。个人的所有行为及其后果，以及他的经验构成，都不能在一种孤立的状态下被描述，更不消说以此获得解释了。”<sup>②</sup> 这就是说，个体性并非是固定不变的所谓“人类本性”，它事实上由不同的社会关系相互作用而成，受它所身在其间的特定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影响，体现在个人与其他行为方式的关涉之中，而个人的独特性也就通过其参与其中的行为展现出来。

不仅如此，杜威还特别重视个人如何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的“共通性”，即自觉形成一种卓有成效的社会联合体，使每个人都能由此发展和体现出自己的独特个性。从联合行为这样一种普遍的人类生活法则出发，杜威重构了社会的概念：“联合性这个事实本身并不构成一个社会……后者要求社会中每个成员在创造它时的独特分享。这观念形成了某种共同利益；它与每个成员在联合行为中的关系以及各自所做出的贡献息息相关。这样，就存在着某种真正社会的，而不仅仅是联合的东西。”<sup>③</sup> 可见，杜威虽然也用“社会”一词，

① John 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The Later Works, Vol. 2. Illinoi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357.

② John 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The Later Works, Vol. 2. Illinoi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353.

③ Ibid., p. 353.

却赋予了它新的内涵：那就是对一种富有成效的能够令个人生活的意义不断得到增强的联合方式的渴望。从后文的探讨中我们将清楚地揭示出，这实际上就是杜威理想中的民主共同体。

通过杜威对个人与社会涵义和关系的重新解读和诠释，我们发现，杜威是想通过消解传统政治哲学所设定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来重建其新型政治哲学。传统政治哲学强行剥离了现实的个人身上所包含的特定社会与文化因素，形成了某种抽象、孤立、封闭且普遍的所谓“原子式个人”，然后又探讨这样的个人以何种方式形成社会。个人和社会被硬生生地隔离开来，这是传统二元论的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实际上，“每个人同时都担当着多重社会角色，这体现为每个人都由不同的社会关系交织而成。因此，各种不同的社会团体间的利益冲突必然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在同一个人身上。”<sup>①</sup>这种诠释角度乃是把传统政治哲学从个人身上剥离出来的社会要素重新还原给个人，恢复个人的社会性。如此一来，传统政治哲学所设定的个人当以何种方式去形成社会这一问题便不存在了，因为恰恰是特定的社会及其构成方式塑造了特定的个人及其行为方式。因此，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便变成了何种社会或何种联合形式能够体现出其属人的特性，能够给予每个介入其中的成员以一种独特的参与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某种建立在人之本性基础上的社会团体或社会组织，使个人的各方面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试想，如果杜威的提法是正确的，那么对于全世界的公民来说，其身份将有可能超越相互作用的民族国家的传统功能，超越通过各自的政府而相互作用的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他们有可能超越国家、民族、宗教身份乃至地域的限制，将基于共同分享的利益和共同的人类目标而直接面对面地协商处理事务。他们将有可能越过现存的各种政治机构，通过采用新的通讯工具和技艺，以非政府组织或某些特别团体的方式进行协作。这样一来，政治生活中的大多数重要问题可能不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也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而是不同的公众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因而解决社会问题的切入点，不是

从个人与社会或者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入手，而是从个人所代表的公众利益、所扮演的公众角色入手。

## 二、杜威对传统政治哲学中民主观念的彻底改造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杜威的政治哲学，无论是着眼于他对传统政治哲学核心问题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之重构，还是从其经验方法或社会探求这一引导政治哲学具体开展的理论出发，我们都会发现，这些都具体地表现为杜威对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生活”的坚定信念。对于现实的民主状况，杜威并不满意，他认为在现实中标榜为民主社会的国家里，人们的“联合”不是基于一种对共同“目标”（或“利益”）的认可与领会，而是从个人的私利出发形成彼此的“合作”的关系。虽然这样的联合与合作看似非常广泛，但在社会内部却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属人的联合，因而民众对国家的政治事务实际上表现冷漠，始终我行我素，这种民主观念的理论基础仍然是二元分立的传统的原子式个人主义。他论述道：“民众在政治上的冷漠主要是由于他们所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与他们盲目按照传统的机械方式所做出的行为之间的分离，这导致了个人同特定的具体问题无法联系在一起。”<sup>②</sup>这就好比一个人在单人牢房中，看着窗外的雨，而这雨与他毫不相干。这样的民主往往是一些外在于人的抽象的原则、被当成是一种已经完成的终极的目标。

在杜威看来，真正的民主并不是一种终极性的目标而是可见的目的，它“必须在所有的社会形态和社会体制中随每代人、每年、每日以及人们之间生活关系的变动而不断更新”。<sup>③</sup>因而民主并不是维持一种历史制度，不是政府的特殊形式，尤其不是从别的地方借鉴来的某种特殊政府形式，

① John 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The Later Works, Vol. 2. Illinoi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54—355.

② John 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The Later Works, Vol. 2. Illinoi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319.

③ Ibid., p. 299.

不是对固定本质或目标的追求。相反，民主是一种实验方法，一种生产方法，或者说一种教育方法，是一种真正具有“人性”的联合方式，“有许多共同的利益有意识地相互传递，共同参与；和其他联合方式有许多不同的和自由的接触。”<sup>①</sup>杜威把这种理想社会称作“共同体”。在杜威的视野里，共同体和民主并非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而是同义词：“作为观念，民主并不是联合生活（associated life）原则以外的某种东西。它就是指共同体生活本身。”<sup>②</sup>在这里，杜威的“共同体”与传统政治哲学中“国家”的概念与涵义是有根本性的差异的，它是杜威针对现实社会而设想的一种民主理想之实现的形式，是杜威基于对传统国家概念的批判而对国家本身作出的另一种哲学界定。

在传统政治哲学中，国家往往被视为一种超自然的恩赐，它具有某些固定的特征，凌驾于各种社会团体和组织之上，并对其所管辖的社会成员有先在的规范作用。而在杜威的政治哲学中，国家在其最一般性的意义上是在社会探求的历程中，通过公众的产生进而建立起来的，或者说是当公众达到某种系统性与组织化程度时的产物。“作为一个国家的公众，其特点来自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类型的联合行为都可能具有扩展的与持续的结果，它包括其他超出了直接涉身其中的人与事。”<sup>③</sup>对联合行为及其后果的认可和尝试，使得意识到问题并认为有必要对此加以控制的公众得以存在。公众的“公共性”体现在：它超出了具有直接性相互作用的当事人双方而关涉到了其他未直接介入的人和事，强调的是对联合行为产生具体影响的间接性因素。公众的出现是杜威所设想的民主共同体得以形成的一个必要的中介环节，是基于联合行为的间接性的特质而形成的一种有系统、有组织地开展社会探求的力量。一个有自我意识和执行社会批评功能的公众之形成，对社会各种问题的解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可见，杜威的公众概念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学概念，它摆脱了传统哲学概念的抽象性，是一个充分体现社会探求之成果的具有丰富内涵的哲学概念，是其民主理想得以实现的现实性条件或中介。杜威甚至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只有

当作为一种社会批评力量的公众真正形成之际，民主才有实现之可能性。从这一概念中我们也发现，在杜威的观念里，对于政治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实际上是存在于政治之外，也就是说，一种卓有成效的社会力量所赖以产生与形成的条件并非是某些狭隘意义上的政治组织形式，而是依赖于社会教育及其具体价值观念的体现。杜威希望通过教育，帮助个人学会更协作地生活，培养个人的公众意识，即一种公共服务和责任感。教育绝不是头脑简单地吹捧现状，而是帮助所有的人变得更具批判性，让民众更好地意识到价值，意识到社会进步的可能本性。

如是，我们理解了杜威为何对“沟通”的意义与作用是如此地重视，后者对于公众乃至共同体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决定性作用。“社会不仅通过传递、通过沟通继续生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中、在沟通中生存……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而沟通乃是他们达到占有共同的东西的方法。为了形成一个共同体或社会，他们必须共同具备的是目的、信仰、期望、知识——共同的了解——和社会学家所谓志趣相投。……保证人们参与共同了解的沟通，可以促成相同的情绪和理智倾向——对期望和要求作出反应的相同的方法。”<sup>④</sup>“探究”与“沟通”也被杜威视为民主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在论及该问题时，他说：“显而易见，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自由地进行社会探究以及可自由地传播其结论。……当自由的社会探究与充分且生动的沟通艺术结合起来的时候，民主也就大功告成了。”<sup>⑤</sup>

① [美] 约翰·杜威：《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孙有中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41页。

② John 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The Later Works*, Vol. 2. Illinoi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8.

③ John 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The Later Works*, Vol. 2. Illinoi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52.

④ [美] 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⑤ John 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The Later Works*, Vol. 2. Illinoi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339.

随着沟通的开展与深入，必然会带来公众对于彼此之间关系的认识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共同性”意识。同时，由于沟通行为本身的社会性性质，它也往往具体地表现出特定的历史与文化的境遇特征。这里关涉到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语言的工具性作用。杜威认为，语言是社会探求活动的执行者，是经验过程中的工具性力量，是人所处的文化环境与其他有机生命的活动环境之区别性特质，也是人的生存状况从生物性向文化性转化的契机所在。公众通过语言这一中介达到了良好沟通并发现了他们的共通性，这也说明，每个人实际上都是社会探求的参与者，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必须考虑他人的“在场”，因此他的行为就成为了一种分享，一种对共通性或共同利益的意识。当每个人都成为社会探求的积极参与者，都积极地运用语言这个中介与他人进行沟通的时候，即卓有成效的社会探求与沟通在公众之间得到充分开展的时候，杜威的民主理想就实现了：“我倾向于相信，民主的核心与最终的保证在于：邻居们可以在街头巷尾自由谈论当天的那些未经审查的新闻，以及亲朋好友聚于一堂，彼此能自由的相互交谈。”<sup>①</sup>正是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在人们不经意地流露出来的行为习惯中，杜威民主理想的精髓与实质性内容得到了体现。

显然，杜威对于民主的信念是来自于他对生活本身的体验与考察，对于杜威来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源自对人性之可能性所具有的一种有效用的信念。”<sup>②</sup>也就是说，民主最终是对普通人所具有的理智能力的充分信赖，这是杜威民主观念与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理念有所不同的一大表现。杜威不仅强调民主社会应该创造各种条件使个人的潜力得到尽可能全面地发挥，而且强调要相信个人具有参与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经验与理智水平的能力，即人是可“教育”的。在此基础上，杜威重建了民主的观念：“在协同的生活结果被所有参与者都欣赏为善的地方，并且在善的实现体现为一种能动的愿望与努力，仅仅因为它是由所有人共享的善的地方，共同体便形成了。而对一种共同生活的清明的意识，在其所有的内涵上，便构成了民主的观念。”<sup>③</sup>这样，无论民主还是民主共同体，都是以人类的道德理想为基

础和衡量尺度的，它们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它们是来源于道德的；它们之所以必要，就在于它们反映和符合人们的道德理想。所以说，“民主共同体”集中体现了杜威政治哲学的思想追求，也是他整个社会政治思想的特色和精华所在。

## 结语

在其最现实的意义上，杜威的民主理想或者说其政治哲学的核心意味着对于普通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所拥有的社会探求能力的信念，它的实现在于每时每刻的生活经验以及对共同之善或共同利益的认同与关注。这就是说，杜威的民主观念实际上并不包含固定的内容，它源自具体社会情境的内在要求以及人类不断进行社会探求的成果，不能像传统政治哲学那样认为民主是有固定的结构和框架，是永远静止不变的：“每一代人都必须为自己重新建立民主，民主的内涵和性质不是可由一个人或一代人传给另一个人或另一代人的东西，而是必须根据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逐年变化着的社会生活之需要，去重新改造的东西。”<sup>④</sup>民主不是某种恒常固定的东西，它必须随着生活实践经验的推进而不断地扩展和变化，而民主的这种勃勃的生机，通过沟通或教育——这种形成一个共同体所必须的共通性或共同利益的途径——得以延续，因而它是个可见的目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杜威将其实用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能动精神和创造精神极为精妙地在其民主思想中展示了出来，其民主理想及其政治哲学实际上是其哲学立场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展开。

当代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赫尔德（David Held）曾把20世纪的民主理论概括为四种类型：竞争性精英民主、多元主义民主、合法型民主与

① John Dewey, *Creative Democracy-The Task before Us*. The Later Works, Vol. 14. Illinoi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8: 227.

② Ibid., p. 227.

③ [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8页。

④ John 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in the World of Today*. The Later Works, Vol. 1. Illinoi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99.

参与型民主。竞争性精英民主以韦伯和熊彼特为代表,主要特征有:对立的政治精英与政党精英竞争、具有强大行政能力的议会制政府、政党支配的议会统治、政治领袖为中心等;<sup>①</sup>多元主义民主以杜鲁门(D. B. Truman)和达尔(Robert Dahl)为代表,主要特征有:公民权力,包括一人一票以及言论和组织自由,行政、立法、司法和行政官僚之间的制衡制度,至少两个政党的竞争性选举等;<sup>②</sup>合法型民主以哈耶克为代表,主要特征有:宪政国家,法治,国家最低限度地干预市民社会和私人生活,最大活动空间的自由市场社会等;<sup>③</sup>参与型民主以新左派思想家帕特曼(Carole Pateman)和麦克弗森(C. B. Macpherson)为代表,主要特征有:公民直接参与包括工区和地方社区在内的社会重要部门的管理,“参与性政党”在议会和立宪体制内运作,保持制度体系的开放以确保实验政治形式的可能性等。<sup>④</sup>杜威的政治理念更接近最后一种,即新左派的参与型民主。美国学者韦斯特布鲁克(Robert B. Westbrook)也是这样定位杜威的政治思想的,他称杜威是“参与式民主的最为重要的拥护者。”<sup>⑤</sup>

如果我们观察西方社会政治的运作方式,就会发现前三种民主类型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实际状况,而第四种民主还只是一种理论或理想。它也受到了以下观点的质疑:其一,他们所提供的民主实践视野高于现实公民的参与水平,现实中的人们对合作型社会探

究可能并不热心;其二,现实中的公民未必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去扮演在他们共享的生活中应当扮演的角色,未必有足够的智慧驾驭日益增加的社会复杂性;其三,现实中的人们恐怕过于自私而不具有合作型社会探究所必要的公正无私之品格;其四,迄今为止的政治活动既非合作的亦非探究性的,而是权力的运作,参与型民主的实现缺乏现实基础。应该说,这些批评和质疑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参与型民主理论由于缺乏定量和系统化的设计,因而其可操作性也是无法预期的,但这并不构成对杜威政治哲学的充分挑战。虽然杜威的政治哲学理论与我们目前所熟悉的任何政治模式都有出入,但是,他的理论却具有前述三种民主理论所不具有的丰富的人本主义魅力和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

本文作者:复旦大学社科部博士后、副教授

责任编辑:周勤勤

① [美]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页。

② 同上书,第276页。

③ 同上书,第329页。

④ 同上书,第340页。

⑤ Robert B. Westbrook,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xv.

## Two Changes Made by Dewey to Traditional Political Philosophy

Zheng Guoyu

**Abstract:** The basic intention of John Dewey's political philosophy lies in exploring a possible way to construct the philosophy from the level of neglected life in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Dewey thinks that the core issue of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philosophy, namely that by which ways should the individuals form a society, is false. The real meaningful question is what kind of society or what kind of related-form can embo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uman beings and make various aspects of personal abilities get maximum play. Dewey not only emphasizes that the democratic society should create a diversity of conditions to fully make the personal potentiality exert an influence as much as possible, but believes that the individual has the ability of necessary experience and intelligence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life.

**Keywords:** Dewey; political philosophy; dualism; life; society; democracy